

域外作家小记

米兰·昆德拉,他的书短时间内在中国几乎全都翻译出版了,而且在西方也红得又透又快,是个奇迹。他不是个通俗作家,可是书的印数有时像通俗作家一样多。

我认为他的几本书中,最好的是《玩笑》,其次是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。后一本书把他的拿手好戏推到了一个高峰。其余的只是在重复和演变,像后来的《不朽》,已经写得相当吃力。尽管作者依旧摆出一副悠闲的、从容不迫的解说和镂刻的姿态,但捉襟见肘和敷衍的感觉仍较为明显。这使人想到一个人在用力挤出几滴水的样子。

最令人称道的当是《玩笑》——几大块结实,真实有力,弥散出无法言喻的美。它是作者情感世界中最成熟、最稳定的一次倾诉。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虽不如它那么有力、内向和扎实,但仍然写得才华横溢。这是典型的欧洲作家的杰作,它不会出现在东方作家手中。它是逻辑的、分析的。而东方作家绝不会以分析见长。

米兰·昆德拉是一个令人信得过的、极有特色的作家。这又一次证明了:无论一个作家有多么深刻的思想、多么曲折的表达,只要总体上属于特色感很强的作家,就仍然具有和接近某种通俗性;社会大众和评论界在接受一个特色作家时,远比接受一个苍然浑厚的作家容易。

屠格涅夫在中国的影响力一度超过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他作品的气质符合大多数中国人——特别是上一代中国人的欣赏口味。难以掩饰的俄罗斯贵族气、典雅绚丽的文笔,这一切都让有教养和渴望有教养的读者感到受用。要读好书就得找屠格涅夫那一类的书,人们似乎达成了这种共识。他不如托尔斯泰厚重和伟大,可是也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气息而更易让人接受。

他多情而善良,但只会被人喜爱而不可能化为人民的一员。他的艺术是有良心的、贵族的艺术。他的巨大才华会令一代又一代人钦羡不已,无论有多少人随着风气的转变而轻率褒贬,他的艺术价值是不会改变的。他所表现的美是真实的、不变的。

对他的误解、某种偏激的贬损是会经常发生的,这也是贵族气的艺术家最容易遇到的。连曼斯菲尔德这样杰出的人物都忍不住叹息,说屠格涅夫“多么虚伪!多么造作!”——没有一点吗?有那么一点,但只是一点而已。

真正的人民作家,被苦难浸过并专注于表现苦难、深刻地理解苦难的作家,才会彻底抛弃和消除那“一点点造作”。对屠格涅夫而言,他一辈子也洗不尽“铅华”。不过这也好。



□张炜

他的《白净草原》《歌手》等短篇写得棒极了,真是浑然天成。它们有不灭的美,在这种美面前,一个诚实的人总会感动的,会发出无条件的赞美,无论他信仰什么、有什么不同的审美倾向。

他的长篇不如短篇,而他的后期作品又不如前期的。《猎人笔记》也许是最真实有力、最能代表作家艺术成就的作品?

像托尔斯泰一样,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世界中难以超越的高峰。一个真正的巨人最好能像他一样,那么真挚、纯洁、深邃,又是那么充满矛盾、犹疑和晦涩。他太不幸了,一生中度过了不少拮据期和病痛期。可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成为一位大师,而且还滋养了他。这真是奇迹。与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和普希金一起,他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位俄罗斯作家之一。这个备受煎熬的灵魂影响了那么多的心灵,他的博大慈爱与偏执冷酷一样显著触目。

与托尔斯泰一样,他在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等作品中有那么多直接的诉说和辩解,直接面对着灵魂问题,剖视得使人战栗。在这种真正的人的激情面前,我们不由得要一再地感到自己的渺小、平庸和微不足道。

说起现代艺术的代表性作家,人们难得使用“伟大”这个词。是说不清的禁忌阻止了我们,使我们从不轻易地说他们当中谁是“伟大的”。但我们可以经常地说他们是绝妙的、天才的。可是面对着普鲁斯特,我们却常常要表现出某种慷慨。

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我们大概可以将其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。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借鉴,也看不到模仿——所有的模仿都不会成功。再也找不到比他自信从容、旁若无人、精神巨人了。他只在自己的世界中遨游,这差不多就是一个生命的全部意义。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,谁能具有如此极端的色彩?

这不仅是一种实验,不,这完全不是实验——他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如数地押在一部长长的著作上、一场无声无息的劳作上。他没有渴望与这种劳作精神相去甚远的酬谢和犒赏,无论它来自哪个方向,他都全无兴趣。

就是这种罕见的纯粹性,才使一部长卷具有某种无从想象的洁净和丰富的华丽感。

作为一个生命,他那种独特的、细致入微的感知是任何人都无法重复,都要叹为观止的。我们常常在普鲁斯特惊人的发现和描述面前感叹:“人啊,像他这样敏感多情,才不枉为一个人!”

我们不知何时失去了这些——一个人至为宝贵的东西,它们永远地消失了……

柚子皮绷破,碗的大小要恰到好处。然后,把套着碗的柚子皮放在透风处吹干。等柚子皮干透以后,将碗拿出来,就成了两个玲珑的柚子碗,合在一起就是柚子盒了。

柚子碗非常清香,外公拿它装早烟,烟丝也透着一股柚子香。我呢?我拿它装花生米,端着边走边吃,比放在口袋里弄得一口袋的花生皮要好得多。母亲呢?母亲用一个个柚子碗装糖果、素点供佛。

柚子碗真是百宝盒呢!

大家V微语

食堂

□张晓风

●有一次,朋友们群聚并“各言尔志”,其中有一位说的我至今记得。他说:“要是我有钱,我想开一家‘食堂’,不是‘餐厅’,就是那种简单的可以吃饭的食堂。”

●他说时,眼底流动着施舍者的大度与祥和。

●事隔四年,我有一天在南方某地的饮食部用餐,觉得这情境和那位朋友说的很接近,不禁呆了。

●来客多是老人,他们来吃饭,动机很简单——就是为吃饭,不为应酬,不为交谊,就只为肚子饿了,要吃饭。他们和食物之间因而有一种单纯干净的关系,这种简单明了的吃饭动作不知为什么令我感动,这动作神圣庄严。

●来人衣着都简单朴实,他们的面容肃穆清寂。他们身上有种“一无所有”的气质(其实,也许他们已薄有资财),而因为“一无所有”,面前守着的那一碗饭一盘菜也就益发成为此刻生命中的“唯一”。

●天地间这唯一的一人,守着那唯一的饭菜,寂然垂目,默然咀嚼,真有宇宙洪荒的节奏。

●——而因为有了年纪,他们咀嚼的动作也比较和缓,上下颌之间不像“司机餐厅”里可以看见的那种年轻人大开大阖,滋滋有声的嚼法。他们像蚕,不带表情,也没有太大的声音。

●他们吃饭仿佛也在尽某种神圣天职,所以面目凝重。只是仔细看去,却也不乏执行业务者那种暗暗的愉悦和自庄。

●餐厅中除了老人,看来还有些是母亲孩子的组合,奇怪的是他们也不怎么说话,可是当你看到母亲夹起一块鱼腹肉放在孩子饭上的时候,又觉得语言其实也满多余的。

●有人猛加一勺酱油,有人狠舀一匙辣椒,有人耐心在汤里打捞豆腐……小小的无伤的贪婪,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“众生”那两个宇。

●能办一所食堂想必是很有意思的事,真的。

●希望我那位朋友的美梦成真,毕竟办一所好食堂比开张一间豪华法式餐厅更有道理。

作家印象

致不美丽的女孩子

□毕淑敏

作者按:有一天,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,撕开之后,落下来一张照片。先看了照片,没什么特别的感觉,待看了信件之后,心脏的部位就有些酸胀的感觉。我赶快伏案,写了一封回信(是手写的,不是用电脑打出来的。我在回信这件事上,坚持手工操作)。现在征得那位女孩子的同意,把她的信和我的回复一并登出来,但愿她的父母会看到。

毕阿姨:

您好!

我有一个痛彻心扉的问题。我的爸爸妈妈都长得很好看,简直就是美女和帅哥的超级组合(他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这样时髦的词,好像用的是“秀丽”和“精干”这两个形容词)。

人们都以为他们会生出一个金童玉女来,可惜我恰恰取了他们的缺点组合在一起了,长得一点也不漂亮。我从小就习惯了人们见到我时的惊讶——哟,这个小姑娘长得怎么一点也不像她的爸爸妈妈啊!最令人伤感的是,我爸爸妈妈也经常这么会这么说,同时面露极度的失望之色。为此,我非常难过,也不愿和他们在一起走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快快老了,那时候,他们就不会太好看了,而我还年轻,是不是可以弥补一下先天的不足啊!您说呢?

寄上一张我的照片,但愿不会吓着您。

肖晓:

您好!

我看到了你寄来的照片,情况不像你说的那样悲惨啊!相片上,你是一个很可爱很阳



一种近乎本能的习惯,那时候的人会根据长相,判断对方和自己是不是同属于一个部落和宗族,是不是有良好的营养和体力,甚至性情和脾气也能从面部皱纹的走向看出端倪来了。现代人有了很多进步,但在以貌取人这方面,基本上还在沿用旧例,改变不大。

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是这样说的——人的长相这件事,在35岁之前是要父母负责的,但在35岁之后,就要自己负责了。有时我在公园看到面目慈祥很有定力的老女人,心中就会充满感动。要怎样的风霜才能勾勒出这样的线条和风采,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先天的美貌桑叶,它们已经被岁月之蚕噬咬得只剩下筋络,华贵属于天地的精华和不断蜕皮的修炼。

从相片上看你还很年轻,长相的公案,目前就推给你的父母吧。我希望你健康地长大,但中年以后的事,恐怕就要你自己负责了。如果你实在不想再听这些议论了,唯一的办法是找到一卷无边无际的胶带,牢牢地糊住他们的嘴巴。看到这里,我猜你会说,你开的这个方子好是好,可我现在到哪里去找那卷无边无际的胶带呢?就是找到了,我能不能买得起?

这卷胶带在哪里,我也不知道。它是怎样的价钱,我也不知道。找找看吧,到网上搜索一番,请大家一齐帮忙找。如果实在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找不到,就只有最后一个法子,那就是让人们说去吧,你可以我行我素,依然快乐和努力地干自己想干的事。